

自从第一次踏入青藏高原,就迷醉于它厚重而绚丽的色彩。

青藏高原的色彩

◎王南海

如果你说,青藏高原是荒芜之地,除了荒漠的土黄色就毫无色彩可言,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高原的色彩是瞬间万变的,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,操纵着光影变幻。

你看高原的天空,只一眼,你就会深深的迷醉,那种宝石般的蓝色,仿佛可以把人吸进其中。而在蓝色的天际中,白云一大朵,一大朵,摆出极优美的姿态,和着风儿,轻轻地摇摆。不多时,风猛起来。云朵开始变成灰色,云朵似乎越聚越密,越来越多。只见光线努力地,从云朵的缝隙中露出头来,它不仅将云朵的边缘勾勒出金色,而且在草原上营造出一种奇妙的“舞台光”。那一束光,直直地照下来,光影的中心,也许是一座白塔,或是一群牛羊,它们此时都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。你的眼前,明暗错落,亦真亦幻。自然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光影师。

终于,黑压压的乌云屏蔽了那一束光,天空的颜色也黯淡下来。高原上开始了狂风暴雨,水点直直地打下来。牦牛、羊群努力地寻找着躲避的地方。如果是一马平川的草原,牦牛就有点“任它雨打风吹,而闲庭信步”的悠然。待短暂的雨过后,天缓缓放晴。你会突然惊喜地发现,天空中竟然有一轮美丽的虹。你再仔细看,哎呀,竟然是双彩虹。它们高高的架在天际。彩虹将五彩的光映在漂亮的藏族村寨上,打在牦牛身上,斑斓无比。如果你恰好驾着车,你朝着彩虹的方向,彩虹也仿佛奔跑起来一样。

青藏高原是多彩的,甚至你可以想到的所有颜色,在高原上都寻得到。莽莽草原是绿色的,可是唯有绿是单调的,于是配上如黑珍珠和白珍珠般的牛羊。湖水是湛蓝的,可是唯有蓝色也乏陈,于是自然配上绝美的雪山,雪山的垭口处,到处挂满了五彩的经幡。那些壮观的经幡阵,向天挺立着,如果你站在经幡阵的中央,你会瞬间被这样的色彩所打动。灵魂仿佛也得到了洗礼。在这里,人们会抛洒各种颜色的风马,小小的纸片上印着经文和一匹马。人们将祝福在这里挥洒,渴望以梦为马,散播天涯。

也许是高原自然条件的恶劣,高原的人爱极了色彩。每每你走到荒芜的山野,你突然会看到山体上雕刻的五彩佛像,或是六字箴言,那些色彩是人们一点一点涂抹上去的,鲜艳无比,甚至水中,你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五彩玛尼石。在很多地方,你甚至可以看到规模浩大的玛尼石堆,有上亿块五彩的玛尼石经文组成,有的还成本雕刻着《格萨尔王》传,让人不由得敬佩。

青藏高原的寺庙是极美的,明黄、褚红、墨黑、纯白,那些看似相互冲突的颜色,在这里,却和谐美丽。高僧高高扬起的红色袈裟,那么帅,那么美。而在佛学院,满眼扑陈的红房子,在山野中铺陈,形成了极壮观的风景。

而高原的人本身就是多彩的。他们喜欢穿漂亮的藏袍,配上五彩的邦典。辫子用各种各样的毛线梳起来。身上汇集着各种颜色的宝物。绿松石、珊瑚、每个人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如果你喜欢这些浓丽的色彩,来高原吧!你仿佛走进了一幅亘古不变,却无比壮美的斑斓油画中,感受一处一风景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的禅意。

初冬时节,我和妻子决定徒步前往中路乡。为了能赶上观看中路的日出,在星光还没有隐去的时候,我和妻子就从县城出发。当来到中路乡的山脚时,天光已大亮。

丹巴中路初冬美如画

◎杨全富 凌晓燕 文/图



从山脚到山顶,一条柏油路缠绕在山间。马路两旁是多彩的树林,红的是梨树叶,黄的是白杨树,而绿色的呢,是一棵棵四季常绿的柏树,它们交织在一起,组成了初冬时节特有的色彩。走在小径上,那些觅食的鸟雀受到了惊吓,扑闪着翅膀飞上枝头,卖弄着歌喉,起初只是一两只,及至后来,树林里到处都有鸟雀的叫声,声声入耳,仿佛走进了鸟的天堂。

当翻过一处断崖,眼前豁然开朗。一大片平整的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田地里,一株株白色的藏房或鹤立鸡群,或三五聚集,看似毫无规律,其实从整个房屋大门的朝向可以看出,在房基的选择时,对阳光的接纳面、风水等都作了充分的考虑。

房屋而言,显得更加的高大。每一座藏房大抵为五层楼建筑。每一户人家的楼顶,都插有五彩的玛尼旗,在风中轻轻地飘动。窗户极具嘉绒藏族建筑特色,外沿用黑色的线条勾勒出等梯形的图案,使得窗户显得更加阔达,也体现了嘉绒人独特的审美观。

在藏寨里穿行,那些极为平坦的田地里,小麦苗早已冒出了油绿的嫩苗,在初冬的寒风里倔强的生长着,惹人怜爱。此时,炊烟袅袅,在藏寨上空形成一道薄雾,划出一道白色的光线。

藏寨中央,阡陌相通,路旁的梨子沉甸甸的压满枝头,有些梨子脱离了枝条,落到了地面上,摔碎的果肉在林间散发出阵阵清香,引得蜂群在梨树丛中盘旋飞舞。我们检拾起地面上的

梨子,细心的擦掉上面的积尘。就在这时候,一位藏族老阿妈背着一大捆玉米秆走了过来,与我们相遇在树下。她从树上摘下一个梨子,热情的请我们品尝梨子。告诉我们,中路自古以来就盛产梨,这里的梨皮上都有一个小点,这是梨子中的极品,叫麻梨。因此中路又有“麻梨之乡”的美誉。果然,在我们的手心里的梨子,皮较为粗糙。轻轻的咬上一口,满嘴都是梨香。趁我俩品尝麻梨的功夫,老人用兜兜兜着梨,走到我们面前,热情的让我们尝尝这些梨子。我们抵不住老人的热情,只得将梨装进了背包里,一再向老人表示感谢。告别了老人后,我们继续向着远处的观景台走去。

站在观景台上,整个中路乡尽收眼底。那些藏房就像是洒落在人间的宝石,在山间田野里闪烁着白色的光彩。而一座座古碉,更是一个个忠实的卫士,屹立在突出的山包上,护佑着眼前的这片村寨。田地里,禾苗将绿色肆意的张扬。一棵棵杨树在初冬寒风的侵袭下,绿意尽失。不过,这些没有了春意的叶片还紧紧的依附在树枝上,用一片金黄昭示着生命的顽强与不易,将自己最后的美展演得淋漓尽致。白色的墙、绿色的禾苗、黄色的杨树、红色的梨树在这里交错,于是,村寨更加的美丽。犹如丹青妙笔大师打翻了调色盘,将这片美丽的土地渲染,尽显其俊朗容颜。

远处,墨尔多神山上空祥云朵朵。我想,如果山上真的有神灵,那么他们也一定在俯瞰着这座美丽的村寨吧。

小说连载 香秘

香巴拉之心

◎嘎子

“哈哈,笑死我了。”老阿注笑得很大声,“你一定是看了那本外国人写的《消失的地平线》吧。我对你说吧,那是假的,是作家想出来的故事。香巴拉人虽说能活很长,但我们不会,我们只是守护者,与普通人一样,会生老病死,寿命不会超过百岁。达瓦呀,可能不会比你更大吧。达瓦,你刚过了生日不久,二十五了吧?”

达瓦很害羞地嗯了一声,脸红了。老阿注说:“好了,你困也拼完了,肚子也饿了吧。来来来,我把最好吃的牛肉干巴烤出来,我们喝几杯酒吧。好久没喝酒了。”

在啃吃着香脆的干巴牛肉时,我还在想,香巴拉真的是啥样的呢?老阿注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心思,在我脸上轻轻拍了下,皱着脸笑了。

“小伙子,有些事得用自己的心去瞧。那里面有一盏灯,当你自己把它点亮时,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的。”他说,然后张开嘴,哈出香甜的香气。

我的伤终于好完了。老阿注翻看了我的眼皮,又在我的背脊和腿脚关节捶了几下,说你全好了。看看你的脸色,红光满面的,精神力气也恢复了不少了吧。

我故意弯弯胳膊,捏捏鼓胀的硬硬的肌肉块,说这下该放我走了吧。

老阿注说,你是该走了。我们这里的规矩,该走了的就不会硬让你留下。他又对沉默地坐在钢琴旁的达瓦说,去看看有什么好吃好喝的,我们也给这位朋友饯饯行吧。

“对了,”他好像想起了什么,问我:“你与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天,我们还不知道你叫啥呢?其实名字,不过是个符号,叫一叫二没啥区别。你可以告诉我们,也可以不告诉我们。”

我说了,我叫肖恩。姓肖的肖,恩情的恩。我看见达瓦抬起头来,脸上有泪,她默念着什么,好像是我的名字。

一桌高原风味的藏餐,奶饼奶渣奶酪,烤干牛肉,烤乳羊肉,炖大块手撕牛肉。三个杯子斟满了青稞酒,酸奶里飘着青草的香味。

老阿注举杯祝我伤愈康复,我喝下了他敬的酒,心里却又冷又苦。

达瓦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老阿注怒了,恨着达瓦说:“你哭个啥呀,你不想他伤愈,不想他回家吗?”

达瓦捂住脸跑开了。我却没心思去吃肉喝酒了。啥东西塞进嘴里都没有了味。老阿注吃得很快,说:“你们年轻人呀,处久了有根绳子就把你们套住了。离别是苦,但叫你别留下来,你也不愿吧。”

我说:“我是军人,还得回战场去。”

老阿注就把一杯酒递给我,说:“这才是男人,才是英雄。儿女情长,毁不了英雄志气。你吃饱了,喝足了,就走吧。你想去哪儿?我都会送你去的。”

我再也不吃下任何东西了。我对老阿注说,想去给达瓦告别。

他什么也没说,坐在火炉旁把一口鼻烟粉吸得很响。

我轻轻地来到达瓦的背后,伸开手臂紧紧地搂住她。她缩在我的怀里像只温柔的小羊羔,回头看着我笑了笑,眼睛又涌满了泪水。我在她耳旁轻轻说,我打完了仗会回来找她的。我知道,这石洞是在喜马拉雅冰山丛中,我会找到这里的。她又笑了笑,笑得很难。她说,你不来找我,我也会走出雪山去找你的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

我把她搂得更紧更紧,像要把她压进我的躯体我的灵魂。我闭上泪水模糊的双眼时,看见小玉蹦蹦跳跳朝我跑来,舞动的手里捏着长长的风筝线。

风筝像那根随风飘走的红头巾,轻轻盈盈地就飞上了天。我松开达瓦,回头对老阿注说:“我走了。”他没动,达瓦也没动,屋子里静得出奇,好像他们都变成了冷冰冰的石头,和这四周的冰墙石壁一样。

(未完待续)